

正本墨子問詁

宣統二年庚戌
夏六孫詒澤題

墨子閒詁卷四

瑞安孫詒讓

兼愛上第十四

邢昺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畢云恚好之字作恚从久

者行兒經典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

治之

王引之云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顧云三焉字皆下屬案王顧讀是也焉訓乃說詳親

士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

疾者然

小爾雅廣詁云攻治也

必知疾之所自起

句

焉能攻之

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

亂之所自起

句

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

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

當察亂何自起

當讀爲嘗同先祖當賢楊

聲段借字荀子君子篇注云當或爲嘗孟子萬

章篇是時孔子當隗說苑至公篇引當隗作嘗院是其證嘗試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生語此同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

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故意林引弟自愛不愛兄故

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不舊術自字今依道

愛者不下皆無自字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

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

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

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

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

其室不愛其異室王云下句不當有其字蓋涉上下

皆無其字是其證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

愛人故賊人以其身俞云兩人字下並奪身字本

作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

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並可證人下常有身字也此何也皆起不

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

夫各愛其家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愛其家論不讓案以下文校之有者是也今據增不

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利其家論讓案以下

文校之亦當有其字今據增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

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亂事畢盡

於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

若愛其身句首愛字舊本猶有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

君若其身舊本猶有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

當於父下更補兄與君三字蓋墨子此文以無不孝

咳無不忠不弟猶下文以無不慈咳無不惠不和也

上文亦云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可證王因下云不孝故但補父而不及兄與君則與下無不慈之

兼子弟臣言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

者不相對矣王云舊本脫故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不慈有四字畢

據下文補有字今以上下文考之當作故不孝不慈

亡有不孝不慈亡有總承上文而言下文曰故盜賊

亡有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與此文同一例今補猶有盜賊乎故視

人之室若其室疑衍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

賊亡有畢云二字舊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

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

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

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

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

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

相惡則亂舊本脫交字王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

據下二篇補

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
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
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
之與家之相篡

說文公部云而奪取曰篡

人之與人之相賊君

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

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

俞云崇字無義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

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也詩桑柔篇逝不以濯尚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卽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同義案俞說是也蘇云用疑當作由非以不相愛生邪乃反言以問之起子墨子之正對也下

篇云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
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云
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
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
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
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沓矣

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

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

家主謂卿大夫也周禮春官敘官鄭

注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又大宰鄭眾而不愛人之

注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

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

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

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

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

相愛強必執弱

以下文校之此下疑

富必侮貧貴必

敖賤

畢云敖一本作傲此傲字假音

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

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

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

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視人

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

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

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

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

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

自君臣相愛以下至此凡四十字舊本誤入下文今天下

之士之下王移置於此是也今從之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

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

今天下之士

自貴不敖賤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君臣相愛之上王移置於

此又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
以仁者譽之舊本脫去以相愛生也是六字王據上
文云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
生也是以仁者非之補六字是也今並從之
曰王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爲一句舊本君子
誤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上與下君子曰墨子言曰相涉而
校是也畢本作子墨子言曰尤誤道藏本無言字然
句乃若兼則善矣王引之云乃雖然天下之難物于
故也于舊本作於今據道藏本正俞云於故二字當
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天下之土君子曰然乃
其爲難物故爲難通然非衍文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
義矣案于故雖難通然非衍文也今竊疑于卽迂之借
字文王世子云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
迂是其證故者事也迂故言迂遠難行之事尚同中
篇云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
無他故異物焉此云難物迂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
故與他故異物文例正同
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俞云辯其下脫害字下
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而愛
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害也案害字似

增不必 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

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為之況於兼相愛交相

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

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

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

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詩小雅苕之華云皆

也畢云爾雅韋以帶劍畢云舊作錢据太平御覽改

云羊牝羊韋以帶劍畢云舊作錢据太平御覽改

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以韋帶練帛之冠練帛詳辭

劍顏注云但空用韋不加飾練帛之冠練帛蓋即大帛左閔

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詒讓案練帛蓋即大帛厚練帛蓋即大帛厚

馬皇后傳李注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舊本踐下

據上句補畢云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王

群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王云練帛之冠下

當有大布之衣且苴之屨入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
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此但言冠而不言衣則與上文
不合入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出以踐於朝則
傳指且苴之屨而言今本脫且苴之屨四字則踐字
義不可通下篇曰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
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是其證是其
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能
下脫為字前文曰苟君說之則眾能為之士眾能為
後文曰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為之士眾能為之昔者楚
靈王好士細要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詒讓案
晏子春秋外篇云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人韓
非子二柄篇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後漢
書注疑涉彼故靈王之臣據道藏本補今皆以一飯
二書而誤故靈王之臣據道藏本補今皆以一飯
為節畢云太平御覽引此一作三詒讓案戰國策楚
食馬而後能立式而後能起吳師道校注引此云
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與御覽同
息然後帶畢云脇舊作肱据太平御覽扶牆然後起
兩然字戰國策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畢云黧非古
校注引並作而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字當為黎呂

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為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

作黎玉篇云黎亦作黎色舊本作危王引之云危與

黎黑黑二字義不相屬危當為色人痿則面色是其故

何也何舊本譌是蘇云君說之故臣能之也能下王

詳上字說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馴讀為訓

合之此三字無義疑當焚舟失火舟非藏寶之所御

作自焚其室疑舟當為內內謂寢室呂氏春秋用民

篇云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人水火死者千餘矣

遽擊金而卻之劉子新論閱武篇同韓非子內儲說

上篇亦云焚宮室並與此事同內舟形近而譌非攻

中篇徙大舟舟譌作內與此可互證下篇亦同黃紹

箕云御覽引作焚其室竊疑本當作焚舟室越絕外

傳記越地傳云舟室者句踐疑本宮也蓋即教舟師之

地故下篇云伏水火而死者不可勝數也言或赴火

或蹈水死者甚眾也後人不喻舟室之義則誤刪舟

字校本書者又刪室字遂致歧互矣案黃說亦通

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畢本

鼓云鼓擊之字从支鐘鼓之字从攴案周禮小師鄭

注云出音曰鼓此與六鼓之鼓字同而義小異經典

凡鍾鼓與鼓擊字通如此作說文支部雖別有鼓而字而音義殊異畢從宋毛晃說強為分別非也

進之畢云舊此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碎疑萃之借

之謂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郭璞注云萃集也聚也蓋

凡卒徒聚集部隊謂之萃破萃亂行皆謂凌躐其曹

伍爭先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畢云太平御覽

赴火也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越王擊金而退之

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

之云乃若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

發語詞也眾能為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

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

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士

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

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

太山越河濟也

淮南子倣真訓高注云挈舉也孟子

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與此語意相類畢云此濟字當為沛即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沅水也从齊者

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

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

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

淮南子覽冥訓云體便輕畢高注云畢疾也劫於義無取

疑當為劫之誤廣韻十八點云劫用力也或當為勁下篇及非樂上篇並有股肱畢強之文勁與強義亦同

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

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

下西為西河漁竇

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又云浮于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

偽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孔疏云在冀州西界

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而東至於西河千里而

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畢云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竇疑即龍門詒讓案漁疑即渭之譌

泄渠孫皇之水

畢云未詳其水詒讓案此章所舉江

氏九州川浸澤藪之名此渠孫皇亦必雍州大川澤之一以職方攷之疑當作蒲弦澤即雍州澤藪之弦

蒲也鄭注云弦蒲在汧鄭眾云弦或為汧蒲或為蒲
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汧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
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蒲渠字並從水旁因致
誤弦正字作弜亦類孫字澤作皇者澤從畢聲古書
畢或提作皋史記天官書澤字作澤封禪書澤山集
解引徐廣云澤一作皋左襄十七年傳澤門釋文云
澤或作皋皆其證也顏元孫干祿字並絕相似故傳寫
通作皋漢孔彪碑又作汧水入渭渭復入河故西河渭
瀆可泄此澤之水而蒲谷鄉與弦中谷合而名澤故
弦蒲亦可倒稱蒲弦參互審校似無疑北為防原派
義弦蒲藪在今陝西隴州西四十里以防止水原亦水
說文自部云防隄也周禮稻人云以防水原亦水
名無攷畢云派疑即雁門派水也詒讓案說文水部
云派水起鴈門陵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注后之邱讀
卽屬上句非此舉其原下又詳其委也注后之邱讀
注卽屬上句非此舉其原下又詳其委也注后之邱讀
疑卽屬上句非此舉其原下又詳其委也注后之邱讀
燕有昭餘祁氏并州澤藪之昭余祁也爾雅釋地十藪
相通昭作后疑省昭為召又誤作后之余音亦相
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鄆九澤在北是為昭啤池之
余祁并州藪在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啤池之
實書地理志亦作虢池禮記禮器作惡池注云惡當

爲呼聲之誤也。呼字同戰國策秦韓中山策並作
呼池畢云卽序沱河出今山西繁峙縣古無池字卽
沱異文故此亦以池爲沱也。顧云寶卽瀆。酒爲底柱
字。周禮大宗伯注四寶釋文本亦作瀆。酒與下文
瀆同當讀所宜反底當作底。禹貢東至于
底柱。僞孔傳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
水中。若柱然。在西號之界。酒卽謂分流也。畢云說文
云灋汎也。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
東河中。括地志云底柱山俗云砥柱。三門山在河
東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
門山鑿爲龍門。畢云水經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
東五十里。山在今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畢云
河津韓城二縣界。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畢云
攻中作貉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爲都廣卽少
廣莫卽貉也。案畢說非也。貉貉之俗說文豸部云貉
北方豸種也。職方氏有九貉漢書高帝紀顏注云貉
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考工記鄭注云胡今
匈奴東方漏之陸。以上下文例校之。東方當作爲與
作漏大陸淮南子本經訓說禹治水云鴻水漏九州
乾言大陸之水漏而乾也。畢讀漏之陸防句云陸防
縣卽大陸在今山東鉅鹿也。畢讀漏之陸防禹貢豫州導
縣案畢說不誤而讀則非。防孟諸之澤。禹貢豫州導

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漢書溝洫志作盟諸職方氏云
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爾雅釋地云宋有孟諸此與爾
雅字同漢書地理志云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畢
云澤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商邱
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梁郡睢
陽縣東北明孟諸音相近
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以澮為九澮字之假音
河也詒讓案灋灋字通漢書溝洫志云禹廼灋二渠
以引其河注孟康云灋分其流泄其怒也史記
河渠書灋作廡索隱云廡灋書作灋史記舊本亦作
灋字從水韋昭云疏決為灋此與史漢舊本字正同
漢書司馬相如傳決江疏河灋灋沈澹災顏注云灋分
也所宜反淮南子要略以槌東土之水槌門限則文云
云禹別河而道九岐
蓋言限也玉篇渠偃切詒讓案呂氏春秋愛類篇云
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
百以利冀州之民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說文
國為冀州穀梁桓五年傳云冀北方州也案古通以中
土為冀州穀梁桓五年傳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
州楊士勛疏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
焉逸周書嘗麥篇云在大國有殷是威厥邑無類於
冀州晏子春秋問上篇云云桓公撫存冀州淮南子墜
形訓云正中冀州曰中篇云云冀大也四海之內
故曰中土又覽冥訓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